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历史的踌躇

孙越生 著

李辉 主编

历史的踌躇

陈越生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 金… II . 李… / III . 随笔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5350 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 者 / 李 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 达

经 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1 · 329 定价：72.00 元 (全十册)
每册定价：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会，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历史的踌躇——代序 孙越生 (1)

国 情 · 国 议

蚯蚓现象	(5)
官僚主义探源	(9)
官胀揭秘	(17)
历史的青睐	(22)
从曹植七步诗想起的	(28)
“道德代价”新论	(34)
向“意志说”质疑	(40)
科学民主化和民主科学化	(46)
短期行为爆炸	(48)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57)
“野马轩”的由来	(70)
猫吃公款	(77)
名烟美酒消费学	(82)
农村的清风	(88)
农业生产责任制遐思	(97)

艺海唱叹

历史的肖像.....	(109)
《晚钟》为谁敲响?	(123)
读列宾《纤夫》一画偶得.....	(132)
《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译后记	(138)
艺术常新.....	(145)
于突梯处见悲壮.....	(158)
众美之美.....	(160)
序《颜真卿》	(163)
水乡抒情诗.....	(166)

历史的踌躇

(雪后初晴)

一代序

初露的曙光脸色苍白，
惜别的晚霞容颜楚楚；
昼夜的交替，
总有点儿踌躇。

凋零的秋天衣着华丽，
旖旎的春光风雨凄苦；
自然的变迁，
少不了几番踌躇。

罗敷使耕者忘锄，
这是幸福的踌躇；
初晴在阴霾中闪露，
这是希望的踌躇。

无权的知识在无知的权力下哭诉，
这是科学的踌躇；
渺小的智慧求伟大的愚蠢宽恕，
这是民主的踌躇。

有情的人类诞生于无情的自然，
艺术的心灵住进了科学的躯窟；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
这是逻辑的踌躇。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顾？
自治和集中怎样取得同步？
这不是短暂的烦恼，
这是历史的踌躇。

时代的步伐和逻辑的推导，
不因沉吟而从此止步；
但如没有沉吟的诗，
哪有诗的媚妩？

1972年2月

国情 · 国议

蚯 蚓 现 象

少年时代，爱好钓鱼，在挖掘和饲养蚯蚓时发现，切断了尾巴的蚯蚓会再长出一段尾巴来，切断了头的蚯蚓会再生出一段头来。当时只觉得环节动物门的这种生物本能现象如魔术一般神奇，而并未多加深究遐想。后来事过境迁，也就淡忘。等到不惑之年过半，快近知天命之年，那正是老九们于校园生活的末期，我在重新亲近蚯蚓之余，开始研究起官僚政治来，讵料经过人间和自然一对照，才恍然大悟造化的妙不可言。原来人科动物的“官僚政治属”这种奇怪的高等“生物”，居然也有“蚯蚓现象”：以首生身，以身生首，且二千余年来累试而不爽。

谓予不信，请看历史。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野心最大的“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君主。他统一六国之后，断然取消了西周以来贵族联合专政的礼治，连皇室子弟也无尺土之封；彻底实行天下皆为郡县的一人独裁的“法治”，开创了所谓废封建、置郡县、天下皆为秦官的专制大一统局面。集军政财税大权于一身的始皇帝从此有无上的富、无上的贵、无上的权威和

无上的尊严，他的命为制、令为诏，而分受其治权的大小官僚皆得仰承其鼻息，用命受上赏，不用命受显戮。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典型的官僚政治。所谓典型，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负责。只要搞好对帝王的关系、对上级的关系，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图其私利，鱼肉人民，形成官僚为一方，人民为另一方的官民对立的格局。所以，只要有了专制君主这个“龙首”，就一定会长出官民对立的典型官僚政治这个“龙身”。中国两千多年来，天子也好，地龙也好，换姓何其多也，但换来换去，都有一个与专制“龙首”相匹配的大同小异的官僚政治“龙身”自然地生长出来。

反过来说，专制君主固然需要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也同样需要专制君主。这是因为，大小官僚们帮助大皇帝打天下，坐天下，树立起“真命天子”的偶像崇拜和“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之后，他们从中分一杯羹的特权地位也就有了依据，有了庇荫，有了保障。

专制君主“替天行道”的最大威势和最高特权所起的这种偶像作用，正是官僚们据以鱼肉人民满足剥削欲与权威欲的张本，所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大小特权者，他们就必然会设法造出一个最高最大的特权者来充当他们特权的偶像。所谓“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这并不是为了什么忠君爱国，或行什么鸟道，而无非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压榨。君不见，历史上除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大王雄风外，“拥戴”风、“劝进”风，不也刮个不停吗？不但权奸如曹操、伪仁如刘备，有众多谋臣将士加以劝进，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弱智低能的白痴、荒淫无道的登徒子，只要他们能起“群龙之首”的偶

像作用，也会在一夜之间“黄袍加身”、“入继大统”，当上皇帝或大总统，元首或执政的。在不少场合，为了强化活偶像的作用，还要时时抬出死偶像的招牌，顶礼膜拜，以便表明现行特权来自列祖列宗的遗训，不得有丝毫怀疑。而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即使再英明，也很难不飘飘然地自以为确乎是至尊万能的超人，当之无愧的“龙首”了。

历史上“蚯蚓现象”获得登峰造极表演的，还算不上秦朝和以后历朝历代，而是我们的“十年文革”。

想当初，那几个小帮派，为了当“共产主义女皇”或其他什么“龙首”，把个人崇拜、个人绝对权威或一元化领导体制推进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人人挂忠字牌子，个个戴表忠像章，家家立像，户户供佛，条条街道漆成“四个伟大”的红海洋，个个机关树起新式门神或照壁。那个“最高指示”一下达，举国若狂，涕泪横流，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皇帝的圣旨还要风魔万倍。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十亿个脑袋一下子不许再有自己的思想，非得屏息等待那一个脑袋不时地作出指示来推动不可，甚至这个脑袋已经成为植物人脑袋了，还要“假传圣旨”地发布“最高指示”，按什么“既定方针办”。而和这种史无前例的个人专制相匹配而生成的四人帮官僚政治，就成为古今中外和平时期对人民犯下打砸抢抄抓杀等罪行最骇人听闻和破坏生产力最严重的超级专制官僚政治。如果把这些罪行编一部百科全书，世界上任何百科全书都将黯然失色，自叹勿如其洋洋大观。在这种超级专制官僚政治下，不仅平头百姓活不下去了，就连原来的上层也活不下去了。

从历史上的“蚯蚓现象”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经验教训

呢？

首先，产生过这种超级专制官僚政治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旧人治政治体制，难道不应该成为独立的改革目标，而仅仅应该把它解释为“经济体制改革遇到阻力而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低层次目标吗？如果不进行有其独立目标的公开化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那意味着什么和有何后果呢？

其次，如果真想一步步和平地减少高度的中央集权，那就必须一方面认真克服制造“龙身”现象的动力，即要依法削弱最高长官意志无所不渗不透的一体化倾向和科学、教育、文艺、法制、道德、宗教等皆为“政治”服务的依附化倾向；另方面必须认真克服制造“龙首”现象的动力，即要反对各级行政长官随便干预党纪国法的执行，甚至知法犯法、执法违法、制法毁法而不受惩处的特权倾向。

最后，如果真想推行“一国两制”这一伟大的天才设想以造福于祖国统一和人类大同，那么，应不应该考虑历史上“蚯蚓现象”对海外的心理效应？大陆人民对此犹且“心有余悸”，海外同胞怎样“泰然处之”？

关于“蚯蚓现象”，个人的逆耳忠言当然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历史的无情客观规律怎能视若无睹？

1988年7月25日

官僚主义探源

在人类现存的各门科学中，最悠久而又最落后的，也许是人学。人类对自身官僚主义研究的薄弱，就是明证。官僚主义简直是个幽灵！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不管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有阶级还是无阶级，它都和你同在，无论斯巴达克思的短剑，普加乔夫的长矛，还是马赛曲的烈焰，国际歌的怒涛，几千年此起彼伏的斗争洪流，哪一次能把这个幽灵彻底逐出我们的星球？官僚主义幽灵大有与人类同步，和文明齐驱的劲头。

承认这条规律大不容易。人世间百科全书数以千计，偏偏就少一部对付官僚主义的百科全书，多少伟大思想家的天真愿望都曾在它面前碰壁！连马克思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他们所说的幽灵身上，居然也有这个幽灵附体！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官僚主义为何像幽灵那样历万劫而不灭？这需要弄清人的起源和本性。人之所以由猿进化而来，就是因为其中的社

会猿异于其他动物，是最富于社会性的猿，它的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从物质生产组织到精神生活组织，从种族繁衍组织到军事战斗组织的进化，都是它一步步演变为人的契机，而不单单是劳动或制造工具的劳动创造了人。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劳动工程”，更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工程”等局部性工程。那种囊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组织劳动对人类的“自然选择”作用，至今还盛行不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就表现为要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过去一系列极左错误，如“人手论”、“外行领导内行”、“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极端轻视、打击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愚民政策，都与这种“体力劳动决定一切”的狭隘的“劳动创造人类说”有关。

人为万物之灵，就灵在他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人的生物性。就在于他的社会性。恩格斯早就提示过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社会的作用这个关键问题：“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又说：“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还说：“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遗憾的是，他后来放弃了这个基本观点，以为社会这个因素出现于完全形成的人的阶段，而不是正在形成人的阶段，从而难免自相矛盾。

为了发展被恩格斯自己所放弃的论点，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猿变人中的关键作用，应该确立一个观念：原始社会是压迫和剥削最残酷的社会。